

中國棉紡織史稿

嚴 中 平 著

科 學 出 版 社

中國棉紡織史稿

1289—1937

——從棉紡織工業史看中國資本主義的發生與發展過程——

嚴 中 平 著

科 學 出 版 社

1955年9月

中國棉紡織史稿

著 者 嚴 中 平

出版者 科學出版社

北京東四區帽兒胡同2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61號

印刷者 上海藝文書局鑄字印刷廠

總經售 新華書店

書號：0291

1955年9月第一版

(厚) 080

1955年9月第一次印刷

(薄) 0001—1,930

開本：787×1092 1/25

字數：323,000

印張：15 17/25 插頁：4

定價：(7) 1.84元

內 容 提 要

本書原名“中國棉業之發展”，於1942年刊行初版，今由作者補充修改，改稱“中國棉紡織史稿”再版印行。全書敘述1289—1937年間中國棉紡織業的發展史，特別着重分析1840—1937年間的發展史。如附題所示，本書目的在於通過棉紡織發展史的研究來闡述中國資本主義發生發展過程的特殊性，作者收集了相當豐富的史料，學習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來分析中國的具體問題，對於研究中國近代經濟史，革命史的讀者，將是一本有用的參考書。

改 版 說 明

這本書曾以“中國棉業之發展”爲題在1942年印行過一次。近來有些同志希望利用這裏面所收錄的資料，所以我把它改版重印。

改版保存初版的輪廓和主要論點，補充一些史料，書後添加兩個附錄。在文字方面，除去第一章，第六章第一、二、三節，第八章附錄和第九章改動較少外，其他大都是經過改寫的。

應該指出，在劃分時期方面，把1913—1931年劃爲一個階段是不妥當的，因爲這樣就模糊了對蔣介石反動統治摧殘民族資本的認識；正確的辦法應該把1927—1937年內戰時期劃爲一個階段，但是這樣處理，就必須捨棄初版的輪廓，改動太大，作者目前沒有這樣的工作條件。其次，關於民族資本積累問題，處理得也不很確當。資本積累是一個剩餘價值如何轉化爲資本的問題。這方面，改版也遷就初版的論點，對於剩餘價值的來源、分割、轉化這類問題，沒有搜集足夠的資料做正面的分析。此外，對於1937—1948年間的歷史未能補寫，也是非常遺憾的。

作者正期待着讀者的批評。

作 者 1955年1月30日北京

目次

改版說明	1
第一章 導言	1
一、近百年中國經濟的總趨向	1
二、棉紡織業與中國經濟	7
第二章 鴉片戰爭前中國棉紡織業的發展 (1289-1840 年)	15
一、植棉與棉紡織技術的傳布	15
二、棉工業生產工具的革新與守舊	20
三、棉紡織業商品生產的發展	28
四、封建剝削下的棉紡織業	43
第三章 中國手工棉紡織業的解體 (1840-1890 年)	54
一、英、美、印度近代棉紡織工業的發展	54
二、中國市場的開放	57
1. 兩次鴉片戰爭	57
2. 棉紗布市場的開闢	69
三、中國手工棉紡織業的解體	73
四、洋貨對中國棉貨市場的爭奪	83
1. 英印棉紗	84
2. 英美棉布	87
第四章 中國近代棉紡織業資本主義生產的發生 (1890-1895 年)	98
一、手工棉紡織業解體過程中資本主義生產的發生	98
二、幾家棉紡織工廠的創立經過	98

1. 上海機器織布局	98
2. 湖北紗布官局	107
三、近代棉紡織廠萌芽階段的簡單總結	113
第五章 一個國際商品市場上的棉紡織業 (1895-1913 年)	121
一、中國——一個國際棉貨市場	121
1. 中外廠商的負稅輕重	122
2. 英、美、印、日瓜分中國棉貨市場	125
(1) 日印棉紗	125
(2) 日美棉布	132
二、滿清政府的獎勵設廠政策	134
三、華商紗廠的擴大再生產過程	138
四、試論民族資本積累問題	144
1. 洋貨泛濫下國產棉紗的銷路問題	144
2. 外資紗廠的壓力	147
3. 和內外反動勢力保持血肉聯系的民族資本	152
4. 高利貸資本侵蝕下的民族資本	157
第六章 一個國際投資市場上的棉紡織業 (1913-1931 年)	163
一、歐戰與中國棉貨市場	163
二、日本財閥改變侵華方式	174
1. 從棉布傾銷到資本投放	174
2. 以紡織業為中心之日閥在華投資系統	178
三、華商紗廠擴大再生產過程	185
四、再論民族資本的積累問題	188
1. 從商業資本到產業資本	188
2. 帝國主義壟斷資本侵蝕下的民族資本	191
3. 集中現象的發生	202
第七章 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中的中國棉紡織業 (1931-1937 年)	206

一、中國棉紡織業危機的形成與經歷·····	206
二、危機期內日籍紗廠的傾軋及其繁榮·····	214
1. 中日各籍紗廠的實力對比·····	214
(1) 紗布銷量·····	214
(2) 生產成本·····	217
2. 日籍紗廠的傾軋及其繁榮·····	225
三、危機之偏向與棉紡織業發展的新趨向·····	232
四、三論民族資本的積累問題·····	235
1. 日資紗廠壟斷地位的強化·····	235
2. 銀行資本對於紗廠的兼併·····	242
第八章 手工棉紡織業生產關係的蛻變(1914-1937年)·····	254
一、手工棉紡織業的存在情況·····	254
二、手紡織業的存在條件·····	265
三、手織業商品生產的發展·····	269
1. 從自給生產到商品生產·····	269
2. 從家庭內部的勞動分工到社會的勞動分工·····	273
3. 從農工業的結合到農工業的分離·····	277
4. 商業資本對織戶的剝削·····	279
5. 織戶的兩極分化·····	281
四、手織業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發生·····	286
1. 資本主義家庭手織業·····	286
(1) 包買主和工資織戶的發生·····	287
(2) 包買主和工資織戶的對立關係·····	290
2. 資本主義工場手織業·····	297
第八章附錄 中國棉紗布總產銷量之估計·····	305
一、棉紗總產銷量的估計·····	306
二、棉布總產銷量的估計·····	310
三、棉布輸出入量的結算·····	312

四、全國棉布總消費量的估計·····	313
第九章 棉紡工業發展中棉花產銷的變化(1814-1937年)·····	315
一、棉花生產的商品化過程·····	315
1. 棉產商品化的動力·····	315
2. 棉市的形成·····	318
二、品種改良與棉田的擴張·····	323
1. 品種的改良·····	323
2. 棉田的擴張·····	333
本書附錄一 中國紗廠沿革表(1890-1937年)·····	341
本書附錄二 統計資料·····	368
表 1. 全國紗廠已開車的機器設備(1890-1913年)·····	368
表 2. 全國紗廠已開車的機器設備(1918-1936年)·····	369
表 3. 各部口岸直接進口各國棉紗量(1) 華南與華中(1913-1932年)·····	370
表 4. 各部口岸直接進口各國棉紗量(2) 華北與東北(1913-1932年)·····	371
表 5. 華南各關直接進口各國棉布價值(1913-1935年)·····	372
表 6. 華中各關直接進口各國棉布價值(1913-1935年)·····	373
表 7. 華北各關直接進口各國棉布價值(1913-1935年)·····	374
表 8. 東北各關直接進口各國棉布價值(1913-1935年)·····	375
表 9. 上海華商紗布交易所客幫成交現貨棉紗量(1930-1936年)·····	376
表 10. 全國紗廠棉紗線銷售量(1932-1935年)·····	377
表 11. 全國紗廠棉紗線銷售量(1932-1935年)·····	377
表 12. 全國紗廠產紗量之兩種估計(1931-1936年)·····	377
表 13. 各籍紗廠附設織機產布統計(1932-1935年)·····	378
表 14. 全國紗廠棉紗線出廠量(1932年度)·····	379
表 15. 全國紗廠棉紗線出廠量(1933年度)·····	379

表 16. 全國紗廠棉紗線出廠量 (1934 年度)	380
表 17. 全國紗廠棉紗線出廠量 (1935 年度)	380
表 18. 各類棉布歷年平均進口稅率 (1926-1936 年)	381
表 19. 中國淨進口棉布量之折算 (1912-1936 年)	382
表 20. 中國棉布淨輸出量之折算 (1932-1936 年)	383
表 21. 華北七種農作物批發物價指數 (1913-1936 年)	384

第一章

導言

一 近百年中國經濟的總趨向

近百年中國國民經濟史上的根本變化，是從封建經濟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這中間，同時出現了資本主義的發生發展過程。本書企圖以棉紡織業的發展歷史做典型，分析近百年中國資本主義發生發展過程的特殊性。

棉紡織業乃全體國民經濟體系中的一個構成部分，為觀察這一構成部分的發展經過，應該先對近百年中國國民經濟總體的發展趨勢做一簡單的敘述。

十九世紀外洋商品所遇到的中國社會，是一個長久閉鎖的自給體。這個自給體的中心支柱是封建土地所有制度之下的小農經濟。

封建時代，中國農民揹負着極端沉重的剝削，地租、賦稅不僅奪去了中國農民農業勞動的剩餘生產物，並且也奪去他這方面勞動的一部分必要生產物，使農業生產力長期地停留在極低的水平上，於是全國土地被割成千千萬萬極端零細的小農單位，全國農村遂成為一個龐大的小農集合體。這種小農制度，固然不能成為資本主義發展道路上不可逾越的障礙，但其對於新生產方式的確立，確曾發生異常堅韌的阻撓作用。

零細分割的小農制度，把中國全部的經濟活動劃成無數的小生產單位。從社會全體看來，這是極端浪費勞動力的生產方式。它使大多數的生產者緊緊在土地上，除去極薄弱的城市手工業而外，全部生產工具都分散到農家裏去，分工不能離開男女性別與年齡老幼之

生理的標準，協作也不能逃出一個小農家庭的規模。在其本性上，這種小生產體排斥資本之集中與勞動社會化，阻礙勞動分工之進展與生產工具之改進，一切自然動力與科學成果都無從獲得充分的利用。總之，社會的勞動分工無由發展。

在這種分散孤立的小生產體裏，農業與手工業總是以無比的堅韌力量結合在一起的。食料自然是農民自己的田場所生產的，即工業製品也必努力自種原料，由自己的家庭成員來製造。有許多人人必需的工業製品，其原料並不是家家農場都宜於生長的，但爲了自給，所需有限，農民不難闢出一小塊田地來盡心護養，以補自然條件之不足。過去中國農民對於棉花的種植，便是這樣。如此，不獨社會的勞動無由發展，即土地特別適宜於某種作物的優越特性，也難得充分發揮，地域的勞動分工遂亦不得開展。

由於某種特殊條件，少數作爲農家副業的家庭手工業，或許也能逐漸脫離自給的目的，發展爲小商品生產。在揹負多種沉重的封建剝削之下，這種小商品生產者爲了擴大銷路，常常拼命壓低售價，幾乎不去要求勞動報酬。可是在同一條件之下的農民或小商品生產者，爲了維持最低的生活，却又緊縮消費，力避購買。世間絕無祇有出賣而不購買的社會，這種小商品生產又那能獲得進一步的發展呢？

另一方面，當勞動者脫離自給而進行商品生產時，他們又不得不掉進另一個更深的陷阱——商人的剝削裏去。商品生產的增加，亦即是生產者所受商人剝削程度之增加，終極必至演成手工不足自給，必取助於耕作的局面。於是從前企圖脫離農業以自立者，終不得不重新緊抓着土地。如此，不論手工業在小生產體的經濟結構上，爲副業，抑爲主業，其在小生產者經濟生活上的意義，祇在支持他最低限度的生活，延長他破產時期之到來而已。從社會全體看來，這情勢就造成社會生產發展歷程上的遲滯現象。

十九世紀外洋商品所遇到的中國社會，就是上述那樣久經凝滯之龐大的自給體。在這裏，每個農家是力求自給自足的，每個村落是力求自給自足的，每個區域不能充分發揮它自然條件對於某種農作

物的優越性，同樣是力求自給自足的。自給性造成閉關性。這在政治上的表現，對外就成為頑固的閉關政策；對內就排斥工商業的發展，形成以小農經濟為基石的東方專制主義。這樣，欲求中國經濟之進一步的發展，必須打破政治上的閉關政策與經濟上的自給結構，方有可能。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後，中國政治的閉關政策終為列強的砲火所打開，經濟的自給結構亦不得不隨之解體。不過，經濟的發展絕不能像對外關係那樣簡簡單單地決定於幾場戰爭、幾篇條約，急遽而且徹底，且正由於過去組織的強韌，所以自給經濟的解體過程，進行得極為緩慢。經濟上，中國是身受比砲火還更慘痛的經歷的。

開關後的中國，先為列強商品的宣洩市場，後為列強資本的投放場所，故近百年中國經濟史的發展，實為一部半殖民地性經濟沉淪史。然同時期內，又先有中國手工業對洋貨的抗爭與敗績，後有中國民族資本官僚資本的發生與發展，故同一階段又成為中國半封建性經濟演進史。

1842年起，歐美資本主義國家在中國取得了自由貿易和協定關稅兩種權利後，以兩種物品向中國傾銷，其一為機製日用品，其二即鴉片。這兩種物品的流入，前者以機器打擊手工，後者則以毒藥殺害勞動力；打擊手工，直接破壞中國經濟的基層結構，殺害勞動力則根本毀滅中國經濟的動力源泉。直到二十世紀的三十年代，內地尚有洋貨不到之處，因而我們不能說前一過程業已徹底完成；但據各種徵象來推測，我們至少可以說早在甲午前後中國自給經濟業已根本動搖了。至鴉片之流毒，前後凡百有餘年，其所給予中國經濟的摧殘，是難以測度的！

理論上，資本主義世界商業的發展，必然改變一切落後的生產方式，使其成為資本主義類型，藉以適合自己的需要。中國小農經濟體既不能永久拒洋貨的勢力於鄉村之外，則中國民族工業資本主義化之終必發生，乃是極自然的事情。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中國自給的小農經濟體之破壞，乃是中國國民經濟進一步發展的前導，經歷

儘管慘痛，實也是不可避免的進步步驟。不幸的是，當中國民族資本還不能自立時，帝國主義國家已向中國發動更毒辣的攻勢——向中國大量投放資本了。

甲午以後，帝國主義對中國的投資侵略，可分為兩方面：一為各種借款，其目的在獲得種種特殊權益，各自攫取利益範圍，以便瓜分這塊沃土；一為商工業投資，其目的在建立自己的侵略機構以便掌握中國的經濟命脈。這兩者同為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發展道路上的莫大障礙。

甲午以前，滿清政府的財政尚能維持收支平衡，所欠外債亦不甚多。馬關條約規定中國應付給日本軍事賠款兩萬萬兩，自此中國乃開始陷入於外債的深淵裏。統計此後十餘年每年應付賠款及外債本息約兩千餘萬兩，佔國家歲出四分之一以上。庚子之役，中國又被迫負賠款四萬萬五千萬兩，外債再增。每年應付賠款及外債本息達四千餘萬兩，佔國家歲出三分之一以上。辛亥以後，歷屆封建軍閥，從北洋政府以至蔣匪幫，連年不斷地進行屠殺人民的內戰，同時也就連年不斷地大舉外債，這筆濫賬，至今還沒有人算得清楚。所可知者，其數決不下於滿清政府。

從甲午戰爭到抗日戰爭這五十年裏，沒有一筆外債不是用喪失主權的條件去換來的，歷屆反動政府幾乎已把它們所有的稅收和祖國的礦山、鐵路等重要資源抵押得一乾二淨了。五十年愈堆愈高的外債，意味着帝國主義對中國人民作敲骨吸髓的剝削，同時也意味着它們對中國財政、金融、礦山、鐵路這些經濟命脈的控制。

各種借款以外，帝國主義又大舉進行企業投資，其主要部門為航運、工廠與銀行等項。帝國主義在華獲有設廠製造之權，始於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馬關條約，航運、工廠、銀行諸種投資也大盛於此年以後。五十年來，它們挾其雄厚的資力，已在這些方面取得完全的支配地位。譬如採冶煤礦以撫順開灤為最大，日英分佔之；鐵礦以大冶本溪湖為巨擘，日寇侵佔之。於是無限富源，任人囊括，國人用煤反不得不求之於洋商；鐵砂運日，授人以殺我之利器，而我一管一釘之

微，亦必仰給於歐美。輕工業中，捲烟、棉紗、麥粉、火柴等項部門爲規模最大之新式產業，而華商的產量不及總數之半。上海乃全國工廠集中地帶，而動力所需大半取之外商電廠。論及交通，浩浩長江，本是天賦我優良的內河航路，而日清、怡和、太古各商鳩佔之勢已成，舳艫千里，莫非外商帆檣。論及銀行，外商的勢力尤其龐大，對外匯市，固向不能自主，即國內金融市場，亦在匯豐、麥加利等行控制之中。總之，五十年來，帝國主義對中國的投資侵略，步步緊逼，終至使中國經濟淪入半殖民地境地。

在上述情形下，中國近百年經濟史的另一個發展方面，爲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發生。

洋貨大量入侵後，中國自給經濟，便開始解體。若干手工業部門之毀滅，其一面的意義爲替這些部門開闢出商品市場，其另一面的意義則又形成廣大的勞動力市場，由此而有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發生，乃是必然的結果。

中國民族工業資本的原始積累，是在外洋商品的剝削之下進行的，這個發生過程上的特徵，不獨使它積累數量不能充實強大，且使它自始便不能作獨立的發展。具體地說，外洋商品在其毀滅中國自給經濟體的方面，固爲中國國內工廠之建立，盡了清道的作用；但關稅既不自主，這些商品自仍得繼續入侵，結果從前誘導中國自行設廠者，轉而亦成爲中國工廠之勁敵，劫奪原料，競爭市場，終使國內工廠常停留在出發點上而不能進行擴大再生產，以從事資本的增殖。甲午以後，外人對華再作大量投資，於是洋貨之外，加以洋資，民族資本即使能敵過遠道運來的洋貨，也無力與近在咫尺的外資爭衡。民族資本不獨不能行增殖過程，且常連出發時的規模也不能維持，而終被外資吞併。我們祇要回憶 1914—1918 年世界大戰以前，中國新工業發展的遲滯狀況，大戰期中的特殊繁榮及戰後的困苦破產情形，便可確認這是近幾十年中國資本主義發生史的基本特徵。

中國資本主義發生過程之另一特徵，在其不得受制於各種封建勢力。

當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對中國進行商品侵略和資本侵略的同時，它們又從政治上經濟上支持中國的封建勢力，把它們造成封建的、買辦的、官僚資本主義的、法西斯的統治勢力。從北洋軍閥到蔣匪幫，這些大小魔王，各據一方，各自建立自己的財政金融系統，支解全國資源，殘害統一的國內市場的形成。它們給予洋貨與外資工廠的出品以種種特權，任其汎濫全國，而本國人民的貨物却必須逢關納稅，過卡抽厘。這結果就使民族工商業的發展，遭到狹隘的地域上的限制。到了蔣匪統治的末期，四大家族官僚資本則更是對民族工商業進行直接搶劫了。

近百年中國封建的、買辦的、官僚資本主義的、法西斯統治者又對中國人民進行着極端沉重的剝削，他們使中國最大多數的人民羣衆——農民和手工業者長期地在饑餓狀態中掙扎。在鄉村裏，他們利用農民的貧困，無止境地加重地租，地租不成爲平均利潤以上的餘額，而是野蠻的侵奪了農民必要生產物的封建貢賦。因此，農民經常地沉浸在高利貸的深淵裏。封建地租、高利貸統治着鄉村的一切經濟生活。

另一方面，在都市裏，特別是在全國工商金融各業集中地的上海，由於租界成爲帝國主義的獨立王國，成爲官僚地主搶劫而來的贓物財產的逋逃藪，於是租界地價特高，租界地產成爲投機的對象；由於反動統治者不斷地進行內戰，不斷地以高利濫發債券，於是公債庫券成爲投機的對象；由於政治經濟局勢不穩定，貨運通塞無常，於是商品成爲投機的對象。凡此，都使都市的資本市場產生畸形的發展，不是平均利潤統治着資本市場，而是投機利益統治着資本市場；不是工業資本統治着商業資本，而是商業資本統治着工業資本。在這種種情況下，民族資本的現代工業當然談不上正常的發展了。

棉紡織業，這中國經濟上僅次於農業的重要產業部門，就是在上述環境下經歷其近百年的歷史的。

二 棉紡織業與中國經濟

中國經濟自給性之最堅強的基礎，最具體的表現，莫過於衣食兩種生產勞動的結合。這種結合組織之最自然的形態是家庭。在中國神話裏，發明耒耜，教民稼穡的是神農；育蠶治絲，創造衣裳的卻是黃帝的后妃螺祖。所以在中國人的意識裏，耕作是男子的事情，紡織卻是女子的責任。這種觀念成為封建時代中國勞動人民的生活規範。事實上，一個家庭實現了男耕女織，就是實現了原始的分工；縱使把紡織視為副業，而利用農閑，自衣其力，或有剩餘，可補田產之不足，不獨一家的勞動力從此得有合理的利用，生活上主要的必需物品，也就有了自給自足的可能。耒耜機杼，遂自然成為最經濟的自給方法，也就是小生產體之最好的組織方式。這種生產方式不變，男耕女織的分工觀念也絕不會動搖。神話，其實正是人話。

宋元以前，中國衣着原料咸取給於絲麻，屬國間有棉布入貢，祇供皇室玩賞，中土人民是不知有棉花與棉布其物的。宋末元初，中國本土始有植棉⁽¹⁾。所以棉花之成為“女織”的原料，乃是宋元以後的事情。惟由於種種原因，植棉與棉紡織技術在中國之傳布，極為迅速。到了明代末年，棉紡織業顯然已成為中國小農家不可或缺的生产活動，其在中國經濟結構上的地位，亦不過僅次於農業而已。

紡織副業在中國小農經濟體裏重要地位之開始喪失，乃是開關以後的事情。

前面說過，開關後歐美資本主義國家以兩種商品向中國傾倒：一為鴉片，一為機製日用品。所謂日用品，即謂專指棉製品而言，亦不為過。

本來，歐美各國（特別是英國）的產業革命，最先發生於棉紡織

(1) 中國古有“綿”字，至宋始有“棉”字。大約宋元以前之著作，所謂綿皆指絲綿，所謂布皆指麻布。宋元以後，絲綿與木本草之棉常混稱為綿，麻布與棉布亦常混稱為布，而草本之棉又常被誤稱為木棉。實則木棉在中國，向無經濟上之重要性，吾人讀宋元以後著作，除特別描述枝幹高大如樹之木棉外，凡僅稱木棉之處，如政府之課征，人民之貿易等等，即直視其為草棉可也。